



SHI  
JIE  
FENG  
HUA  
WEN XUE  
MING ZHU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

风化文学系列译丛

伪币制造者

纪德【法】著  
成敏 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纪德〔法〕  
著  
成敏  
译

#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伪币制造者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#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## 《世界风化文学名著》编委会

编委: 吕东 成敏 滕威 王树江 程静 张健英  
徐飞 吴友仁 丁梦 乐平 柯婴 王宏闻  
闻达 朝东 王平 臧长风

##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封面设计: 饶家仁

责任编辑: 王保华

吉林摄影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大32开 4000千字

200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发行: 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兆成印刷厂 印张 200 印数: 1 - 3000 册

ISBN 7-80606-403-6/Z·52

定价: 1580.00 元(全十六册)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## 第一部 巴黎

“应该是听到走廊上脚步声的时间了，”皮纳尔自言自语。他抬起头，静听。但是没有，他父亲和他哥哥都还在法院办公，他母亲访客去了，他姊姊在听音乐会，至于那个最小的，小卡鲁，在学校寄宿，不可能天天出来。皮纳尔·普罗费当第留在家里没日没夜地准备他的考试，他眼前已只有三个星期。他家里人尊重他的意见；可是魔鬼不答应。皮纳尔虽然已经脱下上衣，但他还是透不过气。从那临街的窗户一阵阵地冒进热气来。他额上已成水流。一粒汗珠顺着他的鼻子滚落下来，马上就要滴到他手中的一封信上。

“好像在哭一样，”他想，“但流汗总比流泪好一些。”

是的，那发信的日期是个不容怀疑的证据，信中所指的肯定是他自己——皮纳尔，信是写给他妈妈的，一封十七年前的情书，而且是没有署名的。

“这缩写究竟代表着什么一个V，但也可当作是N……如果直接问我母亲是否合适呢？……不如给她留个面子吧！我不妨随便想象就当这个人是个王子。再，就算我打听到我自己是个穷光蛋的儿子，那于我又有





什么关系呢！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，正足打消自己怕象父亲的顾虑。一切探究白白地增加麻烦，只要能够解脱，别的事情都可以不管。别再问根究底。再者，我今天所知道的已经太多了。”

皮纳尔把信折起来。这信和一束中的其余十二封一样的大小。他没有把那扎信的红丝带解开，他只把拿出的信重放回原来的地方。他把这束信重新放入盒子中，又把盒子放回柜子的抽屉中。抽屉没有打开，他刚才是把抽屉中的信从顶上拿出的。皮纳尔重把柜面断了的铰链放好，轻轻地，小心翼翼地，把原来的那块沉重的白石台面盖上，再把台面上的两盏水晶烛台还有他刚才拿来修理的大摆钟放好。

摆钟正敲四下。他已把时间拨准。

“六点钟之前咱们这位大法官和他的少爷大律师是不会回来的。我有时间作一些事情。必须让这位大法官到家就发现他写字台上这封漂亮的信，这封我让他离开的信。但在写之前，我必须先把思绪梳理一下——同时也要找到我亲爱的西皮阿，让我至少暂时能有住的地方。西皮阿，我的朋友，是时候让我来试一试你的诚意了，同时对你也正是向我交待一个机会。以前在我们友情中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始终不必彼此借助。当然！他人能高兴地为你效劳的事，自然不难开口相求。麻烦的是西皮阿不会是一个人在那里。不管，我总想办法把他引开。我要用自己的镇静让他惊怯，只在最奇怪的情况下我自己才觉得最为自然。”

皮纳尔·普罗费当第住的那条 T 街临近卢森堡公园。每星期三下午四时至六时他的几个同学都在公园

中那条靠近美提契喷泉的小径上会面。他们谈论艺术，哲学，运动，政治与文学。皮纳尔走得非常快，但当他走过公园的铁栅时，瞥见西皮阿·莫里尼哀，他马上就脚步缓下来。

无疑因为天气太好的原因，那天聚会的人数比往常多，有些新参加的皮纳尔还没见过。这些年轻人在别人面前，都显得好象在做戏一样，一点都不自然。

西皮阿看见皮纳尔走近脸就红了起来，马上离开和他说话的一位少妇，一个人躲远了。皮纳尔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因此他不想别人看出他在找他，有时他干脆装作没有瞧见他。

皮纳尔要接近西皮阿也要遇到好些认识的人，他也不愿让人看出他在找他，便一个发起呆来。

他同学中有四位正围着戴夹鼻眼镜、留着一撮小胡子的杜尔美。杜尔美比他们年长许多，他手上拿着一本书。

“你说如何是好？”他像特别在对某个人说话，但因为别的人也都听着，他就觉得非常得意。“我已念到第三十页，但竟不曾看到一种颜色或是一个描写的字。作者在说一个女人，但我连她穿的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衣服都不知道。对于我，很简单，如果没有颜色，我就什么都看不到。”为了夸张一点，同时更由于觉察到别人对他已没有刚才那样认真，他就坚持着说：“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”

皮纳尔不想再注意这位滔滔谈论的人，但觉得立刻走开也不好，便听着他身后的一些人争论，其中一



个人坐在长凳上看《法兰西行动报》<sup>①</sup>。西皮阿离开那个年青的女人以后也来到这个集团来。

在这一群人中间，西皮阿·莫里尼哀显得非常严肃！可是他却是他们中年纪最小的一个。他那稚嫩的脸和他的眼神，衬托出他早熟的思想。他容易害羞。他是温柔的。虽然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好，可是总有某种内在的缄默与腼腆使他的同学们不易接近。这使他感到痛苦。没有皮纳尔，也许他会更感痛苦。

像皮纳尔一样，西皮阿，因为礼貌的关系，对同学中的每一群敷衍了一阵，实际他所听到的一切东西均引不起他的兴趣。

他靠在那个在看报的肩上，皮纳尔没有回头，但听他在跟那人说：

“你不应该看报纸，那会让你头昏脑胀。”

那人讽刺地说：

“在你，只要有人一提莫拉<sup>②</sup>你就头痛。”

于是另一个人嘲弄地问道：

“你认为莫拉的文章有意思吗？”

先说话的那一个就回答：

“使人头痛！不过我认为他某些方面是正确的。”

于是，是第四个人，从那人的语声皮纳尔不能听出是谁来：

“在你，只要不能让你头痛的东西，你就认为深度不够。”

① 《法兰西行动报》系当时法国最右倾的报纸。

② 莫拉，《法兰西行动报》主编。

先说话的那一个反驳说：

“如果你认为傻瓜就可以和人开玩笑的话！”

“来吧！”皮纳尔突然拉住西皮阿的手臂低声地说。他拽走他：

“快回答我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呢。你好象告诉过我你和你家里人不住在同一层楼吗？”

“我曾告诉过你我的房门正对着楼梯，在到我家的半楼上。”

“你说你弟弟和你住在一起？”

“乔治，是的。”

“就只你们两人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小东西能保持安静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了。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告诉你！我已脱离家庭，或者至少今晚我要离开，我还没有打算究竟去哪里。就只今天一个晚上，我想住在你那里？”

西皮阿脸色发白，神情紧张，竟使他不敢正视皮纳尔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“但要在十一点以后来。妈每晚下楼来跟我们说晚安，以后就会锁上我们的房门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……”

西皮阿微笑……

“我还有一把钥匙。要是乔治睡着了，你就轻轻敲门，不要把他惊醒。”

“门房能让我进去吗？”

“我先告诉他。啊！我和他关系很好。我那把钥匙





也是他给我的。晚上见吧。”

他们也不拉手便各自跑走了。皮纳尔一面走远，一面想着他那封要写的信，那封法官回家时就会看到的信。这方面西皮阿就去寻找吕西安·贝加，因为他不想别人看到他和皮纳尔单独在一起。人们都和吕西安关系很不好，西皮阿要不是更爱皮纳尔的话，一定会很喜欢他。皮纳尔与吕西安两人的性格刚好相反，前者勇毅，后者畏缩。他看去很温柔，他象依靠情感与精神去生活。他很少主动找别人，但一见西皮阿走近，他就欣喜若狂。若说吕西安会作诗，别人一定不会相信；我相信只有对西皮阿，他才会说出他自己的计划。两人一起跑到公园的石阶边。

“我想写的是一个故事，”吕西安说，“但并不是关于一个人，而是关于一个地方，——就拿这公园中的一条小路作例吧，叙述这儿从早到晚所发生的一切，最先进来的是那些保姆，那些扎着辫子的奶妈……不，不……最先是那些不知道性别和年龄的灰色的人们，他们在公园的铁门还没打开前清扫道路，浇灌草地，更换盆景，最后准备场面与布景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于是那些奶妈来了。那些小东西们用沙土做泥饼，相互打闹；那些保姆就给他们几耳光。以后，小学生们放学归来——然后就是工人们下班回来。一些穷人就在公园的长凳上吃面包。稍迟，一些少男少女上公园来找寻对方；有一些相互躲避；另一些，白日做梦的人，独自跑在一边；再是，有音乐会的时候或是大公司上门的时候，成堆的人群……这时是学生们；傍晚亲热的情人们；另一些，哭着走开了，最后，傍晚

的时候，一对老夫妻……而突然，公园关门的击鼓声响了，所有人全部离去，这幕戏到此结束。（我的意思是：给人一种万象皆空的感觉，一种死亡的感觉……自然，并不提到‘死’字。）

“唔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”西皮阿顺口回答，实际他只想皮纳尔，根本未听他在说什么。

“但还有呢，还有呢！”吕西安兴致勃勃说。“我还想取一种尾幕的方式写出这同一小径在黄昏的景色。当所有的人们全部离开，留下一片寂静，但比白天更漂亮。在庞大的沉静中，开始大自然的欢声：喷泉的水声，树叶间的风声，以及一只夜鸟的叫声。我原想在这些事情之中加上一些来回梭巡的黑影，或者加上公园中的那些雕像……但那样也许会有一点俗气。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“不，不必用那些雕像，不必用那些雕像。”西皮阿心不在焉地反对着说；但当他看到对方忧郁的目光，他又赶紧真诚鼓励说：“真的，朋友，当你完成的时候，你一定会一举成名。”

在普桑<sup>①</sup>的书信中，一点也没有对她父母感恩的意思。此后在他生命中也没有因为远离他们而后悔。自愿地迁居罗马以后，他失去一切归思，一切怀念。

<sup>①</sup> 普桑，法国十七世纪画家。



——保罗·德雅尔丹<sup>①</sup>《普桑》

普罗费当第先生急着赶回家，而在圣日耳曼大街一起行走的同事莫里尼哀却慢腾腾的。阿尔培利克·普罗费当第今天在法院的工作很重，右肋上的某种滞重使他很着急；因为肝脏柔弱，疲劳总是集中在那一部分。他想着回家洗个澡，没有什么东西比愉快的沐浴更能让他放松。因此，他连午茶也没吃，他想如果不是空着肚子，即使用温水洗澡，也是不明智的事情。归根说，这可能只是一种成见，但文化却是由成见堆积成的。

俄斯卡·莫里尼哀已全力加快步伐，但他的身体比普罗费当第矮得多，而腿部肌肉不发达，又因心脏不好，所以经常喘不过气。普罗费当第才五十五岁的中年，身轻步健，想把莫里尼哀甩掉很容易，但他很注意礼貌，他的同事年龄比他大，地位也比他高，他对他尊敬。同时他更自惭有几个钱，因为自他岳父母过世以后，曾留给他一大笔财产；而莫里尼哀先生则除了他那笔很少的法院院长工资以外，一无所有。这俸给实在和他的高位不相符，虽然他尊严倒足以掩饰他的低能而有余。普罗费当第不想让他看出自己的不耐烦。他回来看一下莫里尼哀，后者正满头大汗。莫里尼哀和他所谈的问题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但他们各人的立场不一样，辩论也就开始了。

“监控那所房子，取得门房与那假冒女仆者的证

<sup>①</sup> 保罗·德雅尔丹（1859—1940），法国伦理学家。

词，这一切都是正确的。”莫里尼哀说，“但您要小心些，如果您把这件案子想再进一步调查，事情就会有麻烦……我的意思是：您会被牵入到您事前没有想到麻烦中。”

“但这些顾虑与正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“当然啰！朋友，您跟我，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正义，而实际上所谓正义究竟是什么。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做去，那是当然的；但不管我们怎样尽力，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一种‘差不多’的地步。今天在您手中的这桩案子特别应该谨慎。十五个被告中，或是，只要您说一句话，明天他们就可以成为被告，其中有九个还是小孩子。而您知道这些孩子们中有些是大有来头的家庭。因此我认为如今如果一出拘票，事情就弄得很糟糕。一些有背景的报纸立刻会跟住这桩案子，而您提供给他们敲诈与毁谤之门。这是毫无办法的，不管您如何谨慎，您总没有法子不使这些人的名字宣布出去……自然我不给你拿主意，相反，您知道我更希望接受您的意见，您为人的正直，您的睿智卓见，是一向为时所佩服的……但是，如果我是您，我会这样做。我一定先设法把那四五个肇事者逮捕起来，使这可鄙的案子告一段落……当然，我也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；但谁让我们吃这碗饭呢。我会把那幢房子，取来的地方，封闭起来，而一面想和缓地，秘密地，关照那些犯案的孩子们的家人，意在不使他们此后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唉！譬如说，拘留那些女人，那我和您完全赞成；我觉得我们如今所做的只是替社会铲除这一批祸深莫测的败类。但我再次声明，切勿把那些



伪币制造者



孩子们逮捕起来；吓唬他们一下已很可以，然后就用‘无知误犯’等字结束此案，而这些孩子们害怕又被释放定会恍然神失。试想其中三个已有十四岁，不必说，他们的父母还把他们当作是天真纯洁的小天使。话可说回来，朋友，——自然这只能在您我间说说——我们在他们那样小的时候难道也已经想女人了吗？”

他停下来，他的争辩可又比行路更使他气喘，他拉着普罗费当第的衣服，强迫后者也不能不停止下来。

“也许我们那时也想女人，”他又接着说，“那只是带着一种理想的意思，神秘的意思，或是我可以那样说的话，一种宗教的意思。而现在这些孩子们，您看，他们早已没有所谓理想……说回来，您的几个孩子怎么样？自然，刚才我说的话并不是对他们说的。我相信在您的教养之下，加以您给他们所受的教育，自然不必担心他们会误入类似的歧途。”

的确，到现在普罗费当第对他自己的孩子们感到自豪；但他不作空想，天下最好的教育也不能战胜天然的劣根性。感谢上帝，他的孩子们身上没有这个，正和莫里尼哀的孩子们一样，所以他们都能自己远离可疑的场所，不良的书籍，因为无法阻拦的事纵使禁止也没有用，人禁止他阅读的书籍，孩子可以自己背地里去看。普罗费当第，他的方法很简单。对于不良的书籍，他允许孩子们阅读；但他想办法使他们不想去阅读。至于现在的这桩案子，他一定要重新考虑，并答应如有任何动作，一定事先告诉莫里尼哀。既然这个坏习惯已经三月之久，当然还会继续几天或是几个礼拜，暂时只能不停地暗中加以监视。而且暑假期

间，这些罪人们也会自己分开，好吧，再见。  
普罗费当第总算可以走快点了。  
刚到家，他就跑入盥洗室，把浴盆的自来水打开。  
安东尼早就等候他主人的回来，但假装好象在走廊上偶然遇到他。

这忠仆在这家庭中已工作十五年，他眼看这些孩子们长大起来。他看到过很多事情，他更猜疑到好多别的，但别人不愿让他知道的他都假装不知道。皮纳尔对安东尼很有好感。他不愿对他不告而别。也许由于对其他人的反感，他宁愿把他想离开的事告诉一个普通的仆人而不告诉自己的亲属。但我们应该指出当时他家中没有人在家。而且，即使皮纳尔向他们告别，他们也不会放他走的。他怕解释。对安东尼情形就不同了，他可直截地说：“我走了。”但当他伸出手去，那神情的庄严竟使这老仆人很惊奇。

“少爷不回来吃晚饭吗？”

“不，也不回来睡觉，安东尼。”由于对方迟疑着不知他在说什么，更不知是否应该问清楚，皮纳尔便故意重复着说：“我走了。”又接着说：“我有一封信留在……”但他又不愿说“爸爸”的公事房里，于是又接下去说“……在公事房的桌子上。再见。”

和安东尼握手的时候，他觉得像立时他已和他整个的过去永别；他赶快重复说句再见，随即立刻离开，以免哭出来。

安东尼怀疑让他离去自己是否应承担 responsibility——但他又怎么办呢？

皮纳尔的出走对全家来说是一件吓人的事情，这



伪币制造者

一点安东尼很清楚，但他站在一个十全十美的仆人的立场不能不表惊奇。普罗费当第先生所不知道的事他也不该知道。当然他可以直接对他说：“老爷知道少爷出走了吗？”但这样他就对自己很不利，而且也显得毫无意义。如果他那么焦心地等着他主人回来，就是要用一种平淡的、恭敬的语气，好像仅是皮纳尔嘱他转达似的，说了一句他想了很久的话：“少爷出走的时候在老爷的公事房中留下一封信。”如此平淡的一句话也许有被忽视的危险；他苦苦思索着一句更有力量、而又极为自然的句子，可总想不出更好的。但由于皮纳尔从没有不在家的时候，所以安东尼在眼角边看到普罗费当第先生情不自禁地猝然起惊：

“什么！在……”

但他立刻又平静下来。他知道不该在一个下人面前显得很惊讶，以致失去为主人者的尊严，他用很沉着的、几乎是倨傲的语气说：

“知道了。”

但一面跑向公事房，又追问说：

“你说的那封信，他把它放在哪儿？”

“在老爷的书桌上。”

一跑进屋里，普罗费当第马上看到一个信封很明显地放在他平时写字坐的椅子上。但安东尼怎能轻易放手。普罗费当第先生还未看完两行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

“我忘了告诉老爷有两位客人在小客厅中等着呢！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不清楚。”

“他们是一起来的吗？”

“好像不是。”

“他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他们要见老爷。”

普罗费当第觉得不能再控制自己。

“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愿别人到家里来打扰我——而尤其在这时候；我在法院有会客的时间和日期……你为什么让他们进来呢？”

“他们两位都说是重要的事和老爷商谈。”

“他们来了很长时间了吗？”

“差不多一小时了。”

普罗费当第在室内来回走了一会，一只手放在额上，另一手拿着皮纳尔的信。安东尼侍立门前庄严而一声不吭。终于，他高兴地看到这位法官失去镇静，在他平生第一次听到他跺脚骂道：

“请他们滚吧！请他们滚吧！告诉他们我没有时间，请他们改日再来。”

安东尼才回头，普罗费当第又追上来。

“安东尼！安东尼！……把浴盆的自来水关上。”

原因还是洗澡问题！他走近窗口，读信：

先生：

由于今天下午我偶然获得的某种发现，我知道以后我不可能再把您当作我的父亲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慰藉。自觉对您没有一点感情，很久我就猜想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；而我更高兴知道我根本不是您的儿子。可能您以为我受您的恩惠。因为您把我当作



伪币制造者



和您自己的儿子一样。但一来我始终觉得在他们与我之间您的某些看法不同，二来我对您认识得太清楚：您做的事情只为不令家丑外扬，只为掩盖对您自己不很体面的一种境地——最后也因为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。我只好对母亲不辞而别，因为我怕当我向她告别时，我会失去自己的勇气，同时在我面前，她也会感到处身在一中不好的境地——而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我怀疑她对我的爱，因为平时我总在学校寄宿，她就很少能有了解我的机会，更因为我的存在会不断提醒她过去生命中的遭遇，而这正是她想要遗忘的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出走会让她感到快慰。如果您有勇气的话，可以告诉她，说我并不怀恨她让我成为一个私生子；相反，我觉得这比当您自己亲生的儿子更好一些。（原谅我的直接，我写这信并不想侮辱您，但这儿我所写的已经使您憎恨我，希望能使您得到一点安慰。）

如果你愿意我不说出这个秘密，就不要逼我回来。我离开您的决心毫无挽回的余地。我不知道过去您为养我花了多少钱；但在我没有今天的发现以前，我自然有权利接受您的抚养，不用说，但以后我是决不想再受您的接济的。受您任何恩惠，这想法已足使我难堪，我相信如果将来再有这样一天的话，我宁愿饿死也决不会跑来求食。幸而我似乎记得有人说过，我母亲嫁您的时候比您有钱。所以我很可假想我过去仗她生活。我感谢她。旧事就不说了。但愿她永远忘怀我。对那些因我的出走而引起惊讶的人们您就找个借口给以解释。我允许您可以把一切过失推在我身上（但我很知道即使没有我的允许也会那样做的）。